

欽定舊唐書

卷百六
十五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卷第一百十

韓愈 張籍 孟郊 唐衢 李翱

宇文籍 劉禹錫 柳宗元 韋辭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効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

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
大梁辟爲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爲其實佐愈發
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
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
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
貶爲連州山陽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爲國子
博士遷都官員外郎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
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
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直後刺史趙昌按得
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爲刺史

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奭按驗得澗賊狀再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立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

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爲博士
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
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
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櫨侏儒椳闌
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扎丹砂赤
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
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
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
以明轅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
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

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不繇其統
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濟於用行雖修不顯於衆
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
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
不加誅宰臣不見斥此非其幸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
庫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
以杙爲楹而訾鑿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菰苓也執政
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
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俄有不悅愈者撫

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荆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鏐凡鄙近者鏐還省父愈爲序餞鏐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爲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

則歲豐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

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

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
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
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
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
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
觀昇入大內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
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
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
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
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

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爲羣解衣
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
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
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
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
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
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
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
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
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茆

被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
祝不先菹茹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
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
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
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
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憲宗怒甚間一
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
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
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
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

刺也愈爲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曰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卽日馳驛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動皆踰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

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
暫廢實爲時輩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
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
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
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
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
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
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綱孽臣姦隸外順內悖父死
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
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躬親聽斷干戈所麾無不從順

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萬年
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
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
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
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覓神飛去伏惟陛下天地父
母哀而憐之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
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
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
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鎛惡愈狷直恐其復
用率先對曰愈終大狂踈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

史初愈至潮陽旣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
鱷魚外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
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曰
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
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況揚州之境刺史縣令
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
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睥然不
安谿潭食民畜熊鹿麋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外與刺史
爭爲長刺史雖驚弱安肯爲鱷魚低首而下哉今潮州
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蟳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